少傅野亭劉公遺藁

少傅野亭劉公遺稿卷之二

奏疏

戒逸遊以崇聖德疏 時任侍讀學士

臣伏覩去年自
先帝梓宮入陵之後
皇上即不辭隆寒 詔進臣等于文華殿日侍左右進授
講讀其所授經書不過一日之間少或數十字多或百餘
字半月之內或暫免一日或暫免三二日計其一月之

功其授讀不過千餘字蓋當是時以初政方殷
聖情最慕其勸讀之功不敢以大遠也頃者又以天時向
炎傳 旨停免待秋來說臣愚以為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勤勵之時而內殿清深亦非炎暑可
到之地 緝熙無倦亦不為勞而于時未敢即以復請
者尤恐盛夏長日萬一煩動 聖體未便近聞退朝之
後數出深宮微服遊幸或張弓挾矢以彈射鳥雀或臨
流投竿以從事魚釣上為階日之所暴炙下為炎暑之

所薰襲神儀形煩所繫已為不輕萬一暑邪內侵必致
調攝上以貽 聖祖母及 聖躬之憂下以重群臣及
天下之慮則所繫豈不重哉又況從事漁射之時未免
褰衣揚袂以便作事左右恐未免褻言戲談以助歡娛
則上以損 萬乘尊嚴之威下以啓群小狎侮之心其
所繫又豈為不重哉且玩繹書史心清體逸誠美事也
而反以為勞羌馳遊觀損志勞神誠非美事也而反以
為樂臣愚以為

皇上以天命元德之身承
祖宗創造艱難之業於此豈不自知所重而肯爲此有損
无益之事哉蓋以左右之人欲假此以固一時之寵幸
以圖一身之富貴而不知損　聖德蕩　聖心敗王度
而虧國體者皆自此始則所繫又豈爲不重哉昔宋哲
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嘗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
不知何以消日帝曰看文字巖叟曰陛下以讀書爲樂
天下幸甚聖賢之學在於積累積累之要在於專勤屏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時任南京吏部尚書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爲該題 准考
察兩京大小官員 臣 等奏
命精白公心博采輿論已將考察過各官姓名緣由具
奏定奪外 臣 等見得南京去京師數千里道里隔遠人心
或恐懈怠中間恐有不才官員自幸考察已行黜陟已
定因而恃頑縱惡玩法欺公若必待六年之遠方加黜
罰則其谿壑之欲蓋已瀰盈而吞併之惡又或脫漏論

情據法實所難容臣等愚見合無自今考察之後各官或有恃頑縱惡玩法欺公惡跡顯露衆所聞見者容臣等具實參　奏罷黜以示勸懲庶考察黜陟之人嚴恒若有在而各官警畏之心惕然常存矣臣等又見得南京各衙門屬官并伍城兵馬等官節該先奉

聖旨必待九年方許保舉但各該衙門若遇保舉旌異獎勸之時經自舉行不經本部則所聞賢否未免互有得失事體既不歸一黜陟必無定論臣等愚見合無今後

各該衙門凡有保舉推選勘覈官及伍城兵馬等官
務要與臣等會議相同方纔舉行庶政事得以歸一賢
否易以明辨而黜陟不至失實矣

乞恩休致疏時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臣年五十九歲河南開封府陳留縣人由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除本院編修歷陞學士升南京侍郎及吏禮
二部尚書近於正德五年二月內行取赴京 欽改前
職本年七月初一日三年考滿 欽蒙復職臣感戴

天恩殞身莫報但臣賦命蹇薄素多疾患先任學士之時得患脾濕等疾已經二次具本告乞回還養病仰蒙
先帝俱未俞允逮今年齒日加疾勢日進飲食減少手足痠軟頭目眩暈時臥不寧舊患脾濕等疾時時舉發入則職業妨廢退則起居艱難志意衰邁百事隳廢枵然如枯朽之木殘敗之絮日就腐爛斷裂而已欲復望其生全再至於就緒決有不可得者矣萬一客死他鄉妻子失所則生者不免於含冤死者亦難於瞑目伏望

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此自古帝
王治天下之成法也我
太祖高皇帝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縱恣荒寧不親政
事又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
可勝言此我朝 聖祖治天下之家法也伏望
皇上遠遵 祖宗之言近守 聖祖之法俯察愚臣之心罷
絕游幸專意講學即今初秋少凉出御講筵仍舊講讀
非有大不得已則不必暫免雖有大寒暑亦不必停止

又於萬幾之暇時取臣等所進經史直解細讀務求融會于心倘有一言一字之益得以施行于政則澤得以下及于民族

皇上所學不為徒學而臣等亦得少塞其責不然恐議者以為

皇上非有意于學但欲應故事美外觀而臣等亦非有功于講學但能具員數竊廩餼非但臣等之羞亦為

聖學之累然左右近侍亦必屏去輕薄諛佞之徒慎選老

成妄重以充任使敢再有仍前以遊學之事導啓者必置于法而無赦如此則非言非行不接于前而皇上進學修德之功亦得以專心一慮而不奪于外誘矣方今天變時荒民窮財盡府庫空虛兵馬鈍敝綱紀廢弛而在官寡奉職之吏賦役繁重而在野多失業之民豪横侵漁國利夷狄騷擾邊圉近者鳳陽水災之異實爲可憂恐懼震雷之變誠爲可懼臣不敢一一條陳爲皇上言者蓋其事各有所司而臣備員講讀其職之當知

者在
皇上進學修德治心正身之事外此則非所當知亦非所
敢知也況臣近因衰病無補兩上章疏求退荷蒙　優
容勉留
皇上待臣以非常之恩而臣若不盡言為報則終身為負
恩之人將何以自齒于縉紳之列為此不避斧鉞輒敢
僭言惟
皇上俞允賜行之則微臣幸甚天下幸甚

皇上宥臣三十年縻祿之罪憫臣六十年垂死之身放回

原籍致仕自為用藥調理儻倖少回生意得以茍延餘

年皆

皇上天地之恩之所賜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恐懼之至奉

聖旨卿文學老成持身清謹年力未衰豈可引疾輒求休

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臣以因衰病陳乞休退私家　優賞采郎　俞允臣感
激之餘竊伏自念忠孝臣子大節也臣蒙
列聖文
皇上作養擢拔之恩逮今二十三年于茲秩清地重祿厚
纖悉而無一焉忠誠未嘗少盡毫忽今若無疾輒敢引以
必不欲為　朝廷之罪人於臣自揆亦難免為天地
之罪人臣固愚昧安敢負臣子之節而忍心為罪人哉
又況冒貪以今人所同欲也臣出於逢蘇山野之賤不

數載間服疏遠顯豈惟祖宗父母爲榮宗族親戚爲榮
雖鄉邦道路之人亦無不榮今若無疾輒乃引以求退
而使人之議臣者不以爲矯激則以爲詭異不以爲詭
異則以爲迂愚臣固愚昧亦安能含冒貴之榮名而故
犯衆人之清議哉但委有前項疾病今四肢百骸俱有
老態浮緣薄分決無求圖伏望
皇上曲賜矜憐俯從陳請放臣回還原籍致仕使一家性
命賴臣得以苟全則拜受

天恩不勝感戴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聞望素著方切委用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累求休退不必固辭

第三疏 時任文淵閣大學士

臣於本年九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聖旨劉忠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仍舊著在內閣同李東陽每辦事臣聞 命驚惕罔知攸措竊念臣待罪南都將近三載每以糜祿曠官為恥而思欲求退者為日已

久荷蒙

皇上不加顯黜復　賜甄錄去冗散之地再入禁垣具清重之銜兼擬府篆仍俾　內閣專代　綸音蒙　恩至此可謂踰分之榮無涯之幸矣但臣近因衰病切身不能進供職業具疏陳乞休退已至於再仰蒙　聖念舊臣眷降　溫旨勉留臣　感懼交集不敢再為陳瀆勉力支持強隨班列以圖答報於萬一詎意歸志未申遽膺殊眷以與鉉之重叨斗筲之微顧臣何人而乃濫

茲選使天下之人聞之固不免有竊議而非笑者矣況
臣前日既以衰病乞去而不果今日乃以遷官即留而
不去則公朝重議士林評品又將以臣為何如人哉伏
望
皇上曲加矜憫放臣致仕惟復收回成命仍令照舊供
職別求英俊以充妙選臣仰荷
天地洪恩不勝感謝恭
聖旨朕以卿學行兼優譽望久著特茲簡命宜勉副委任

不允所辭

第四疏 時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竊念臣以狂直粗愚之人叨兩京優崇之秩內以多貧瘵曠為慙外以久妨賢後為懼其甘心林泉而思欲求退者為日已遠於志甚堅已嘗兩具情疏 上請俱奉優旨勉留臣 感激 恩私力疾班列尚冀稍徐為後圖用以卒成先志頃者復蒙

皇上俯從廷臣之議擢臣參與 機政之繁責歷未及於

且旬官賞仍至於逾分力小而任重其身必至於傾德薄而謀大其勢必至於危臣雖至愚之資亦知以此為懼而所以不敢即形于言再為求去者蓋蒙

皇上之恩既已深重而乃以一身之計求為便私豈惟於禮為不可於心亦所不安尚冀復以今日之後圖為他日之後圖以前日之先志為他日之決志也不意臣痛撫先殁之眷未遂犬馬效勞之報前日脾濕等病交寒稍作頭暈目昏之疾與日俱深與其妨廢政事以忝愧

不若退處閒地以自安與其爲名教之罪人不若爲太

平之棄物伏望

皇上宥臣冒濫之罪憫臣病老之身放回原籍致仕萬一

未卽就死尚當勸農教子以畢臣仰荅之心嗽石枕流

以保臣晚歲之節臣伏戴

天恩不勝感激之至奉

聖旨卿文學優贍才行老成輔導重地朕方委任豈可遽

求休致宜安心供職不允所辭

第五疏

臣 近緣病衰具疏乞休欽奉

聖旨卿文學優贍才行老成輔導重地朕方委任豈可遽求休致宜安心供職不允所辭欽此臣 祗聞

恩命感激罔知所云而復敢忍死再為 上請者切見臣見今五十九歲年雖未及於老然神志昏耗疾病嬰纏步履艱難頭目眩暈外若強健而中實虛憊以臣 自視殆若七十以上之人先臣少有遺業俱在原籍其敝屋

數間日常扃以鎖鑰薄田數畝歲常貸之他人無強近
之親以爲主管無幹理之僕以司出納臣雖從宦于此
而浮浪無根矜若無家之人臣有子一人年纔十五愚
頑孱弱略無知識下及應門之僮亦纔年餘十歲兼以
病妻寡妾時常不離醫藥臣出則爲鑰門戶入則偃臥
枕席四肢不收百念灰冷臣雖從宦于此而心事焦勞
殆若羈旅之人然此皆臣一家之私事一人之私情而
輒敢干犯斧鉞冒觸忌諱爲

皇上陳瀆者蓋以　聖王之治本諸人情

皇上之恩同於天地况臣忝列輔臣亦嘗舊侍青宮仰冀

皇上垂恩下鑒而憐及愚衷以義　賜斷而放之早歸俾

臣得以苟延餘年於桑梓林泉之地俾託保助於井里

守望之間臣一家仰賴

天恩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朕以舊春宮舊臣素著學行方簡命遽求休致已

有旨慰留宜勉副委任不必固辭

第六疏

竊惟臣以疎謬戇直之資待罪省院三十四年于今而頃年以來誤蒙 恩眷遷轉驟躐去年春以南京吏部尚書行取起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管理 誥勅掌詹事府事未幾進兼 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政尋以舉夏功成加陞令職未及數月之間遽進公孤之地惶悚縮恧心實不敢奉 命然欲再三辭謝惟恐上負於 深恩繼逢 徽號盛事不敢再及於歸計趦趄

囁嚅有待於言者日已久矣今仍爲依棲顧惜不知止足位以資升進爲可榮不知裁度義理以爲節則幽有鬼責明有物議蓋將不容泯沒而交徧以謫者矣臣於是固不可以不去也臣右脇下原有疾塊大如方寸步趨少疾即見刺痛舊患脾瀉時常舉發頭暈目昏日見增長神志益加耗憊四體益加輭倦者至疾深病臥不能動履則幼子稚僕既不堪經理家事病妻寡女又不知經慣道途進退狼狽後悔無及臣於是固不能以

下去也伏望

皇上宥臣冒濫之罪憫臣懇望之情將前所加少傅秩銜准令辭退仍以舊官放歸致仕少慰公論於萬一苟延餘年於一息則感激　天地之恩誠有死生不敢忘者矣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聞望公論所推輔導重任方切倚毗況精力強健豈可引疾遽求休致宜勉起供職以副

朕眷遇至意不允所辭

第七疏

臣頃以病老乞請休退銜蒙

皇上溫旨勉留未即俞允臣感激之餘輙敢復陳情悃以

瀆者竊聞古人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思一日盡乎其

官一日不得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于其位臣雖庸愚省

童習以及壯仕佩服此訓久矣今臣年已六十老病侵

尋神志困澀衰懷誠切于圖報精力闕濟于事功驅策

不前展布毋效每思豐祿厚餼非養老之資峻級崇階

非養病之地臣於是固有不安其位者矣況近來四方水旱災荒民窮財盡風俗傾頹士氣委靡加以四川湖廣江西及近京各處地方寇盜猖獗肆行殺掠屍橫積于道途血流及於川谷或殘破官治以啓外侮之心或慫發憲臣以損國威之重臣於輔臣雖在後從其於機政亦忝參與既乏才德以協力於匡佐又復靡濫以強顏於曠瘝心與初違罪隨日積縱賴
皇上天地之恩不加譴罰則天下公言士夫清議將以臣

為何如人哉臣於是大有不安於位者矣伏望
皇上俯垂矜憫許臣休退仍將前所加少傅等秩銜收回
以授能者臣仰戴
天恩不勝感幸之至奉
聖旨朕以卿才德老成簡入內閣輔政未久輒求休退已
累有旨勉留況見今各處地方多事大臣體國當協力
匡佐共圖治理宜勉起視事不必再辭

第八疏

臣自去冬及今上言求退凡五章屢蒙

優旨勉留慰諭諄切臣雖病老瀕死誼當勉强就列但情縶於中勢迫乎外故敢忍萬死之罪犯斧鉞之嚴更爲一言以上仰希

皇上哀其情察其志而放之早歸耳竊惟臣子大節莫先於安義命朝廷大政莫先於辨忠邪忠邪不辨則小人得以間君子國將何賴義命不安則貪黷得以干名教士將何依此古人之格言萬世之定論而凡為天下國

家者必爲之保全明辨以爲化機政理之地也伏念臣命途舛逆夙嬰疾疢自入仕以來一歲之中疾疢居半藥物所需同於飲食近來南北奔馳備嘗憂患歲年匆遽已迫桑榆恐浮生淺薄之緣無關世久長之理臣自知於命在所當去也臣誤被　眷知濫竽崇峻既乏才德以匡　國是又鮮圖策以卹民憂位之所居者何地敢偷安以希容職之所司者何事敢靦面以竊祿毋於中夜思及不覺惶汗失措臣自知於義在所當去也況

臣平生惟知拙以守已公以奉法無義理以涵養而嫉惡佗已甚之戒乏明哲以保全而處世昧時務之宜故群議嘵嘵沸騰不已在 天日可表令誠無愧於心而斗牛宿直古亦歸咎於命於此不知所避仍復無恥苟容則義命俱不安名教掃地 朝廷大法于何以明臣子大節于何所取臣自知於義於命又在所必去而不敢復留者也伏望
皇上赦乞請煩瀆之罪憐衰老懇切之情放歸田里休養

殘病仍將前所加少傅等官收回庶於群怨少息而下

情亦得少安也臣死生不勝感荷

聖旨內閣輔導重地正要得人朕以卿才學優贍德操剛

方自釐革弊政以來方切委任而卿固懷謙退累陳休

致朕已洞鑒卿情有旨勉留至再宜深體眷懷亟起視

事不必再辭

第九疏

臣自今年正月間累具本乞請休退未蒙

俞允近於二月初六日復承 恩旨諭留是日即
命臣爲會試考試官于時期迫 命嚴力疾就事今試事
已竣而輒敢再有陳請豈不知斧鉞之嚴不敢屢乞
恩眷之隆豈忍輕負但臣之衷情有出於不得已者再竊
念臣父母止生臣一子再無期功強近之親臣雖有一
子又愚騃不省人事今臣父母捐棄二十餘年臣遠背
鄉井又已六年隴墓之間鞠爲茂草壽藏之置冢無消
滴生不能盡奉養之厚沒不能盡祭奠之禮每逢時節

徒增悲感此於情在所當去者也臣於去年以尚書考
滿荷蒙 賜誥封贈三代近爲開讀事又得封贈四代
竊意先臣祖宗渴欲聞
皇上之德音而臣不能即歸以奉揚於墓下人或以此爲
臣祖宗之榮而臣顧以此貽祖宗之恫此於情在所當
去者也臣之老態病勢與日俱進外貌雖若強健而心
腹已爲受症手足雖能運動而元氣已爲蕭索自傍人
視之似若無事以臣自視實爲可憂今倩醫視之似亦

足恠以國醫視之實爲可驚今不早歸急爲醫治後當
噬臍悔亦何追此於情又在所當去者也況近日言官
有黜邪之章臣正當所黜之首且　內閣乃政本之地
臣所居是參孤之官以是地是官而以一邪人厠於其
間則上焉所以　啓沃下焉所以議政內焉所以進君
子退小人外焉所以服公議愜清論一皆無所依據以
爲之地矣此於情於理於事勢又必所當去而不可復
留者也伏望

皇上察臣十分懇切之情宥臣再肆煩瀆之罪將前所加

秩銜收回放臣回還致仕則仰荷

天恩不勝感戴奉

聖旨卿登庸未久委任方隆而累疏乞休已勉留再四朝

廷任用大臣自有公論卿之學行簡在朕心不必深辯

宜展布猷爲共襄新政毋再固辭

第十疏

臣近以老不任事久違祭掃備極情悃懇乞休退仰荷

恩旨勉留慰諭至於再三臣稽首感激之餘忍死更申前
請竊惟萬物感天地之恩雖不能答報而凡各適於用
者即所以章其功臣子感君上之恩雖不能答報而凡
各効一職者即所以昭其 賜臣荷
先朝作養之力蒙
皇上錄用之恩昔奉講讀於春宮今被顯擢於政府蒙
恩至此榮幸無涯豈不欲鞭策駑劣之勞罄竭涓埃之報
哉但以才術乖繆既不足爲用世之資衰病侵尋復不

堪為袞布之地苟審進止之誼不早決於一歸則速瘝
曠之罪將日甚於一日豈惟貽名教之累抑恐傷
簡在之明況臣年已六旬惟一幼子孤踪孑爾於仕途百
念蕭然於世事心戀　闕庭誠未忍於輕別病思鄉井
切有感於下懷即今畏日將臨歸途頗遠衝一欲歸而
不得得歸而不早則進退無依狼狽殊甚愚情哀苦誠
大有不能堪者矣伏惟
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哀之憐之矜之察之收回前所加秩

容令致仕早歸則臣舉家大小感謝

天恩實有死生而不敢忘者矣奉

聖旨朕以卿　先朝舊臣內閣重地才優德懋足副倚毗

數致勉留共圖治理況今各處地方多事方勵精新政

期底隆平宜益竭忠誠朝夕輔導斯稱朕眷倚至意

再不必辭

第十一疏

臣近緣老病侵尋自東歸曠松楸遠違久稽祭掃欲歸

一念展轉下懷者久矣自去冬今春以來具疏凡八上
然於乞休之辭頗堅而祭掃之請甚略者竊意萬一蒙
恩賜歸則林泉散地得以苟全疎慵廢老可逸痾可藥
療曠之罪可以少追而展省之儀可以兼舉矣仰荷
皇上垂念舊臣未蒙 俞允慰諭 溫旨至於再三臣心
非木石豈能昧於感 恩頑同犬馬自寬苑以報
上敢不恭承 新命力疾以供舊職但又竊念
君上天地之恩固當勉於答謝人子水木之念亦當遡及

本源今幸蒙　賜誥之深遠及四世而焚黃之禮未能

一行上無以昭宣　綸綍之光下無以慰釋幽潜之望

敢冒威嚴再申請乞伏望

皇上憫念愚臣之情准照　先朝舊例容令回還焚黃祭

掃事完之日依限赴京庶

天地之恩均被於存沒臣子之情兩全於公私感戴

學恩無任報謝奏

聖旨吏部奏欲尊舉詞意切至足見孝思特允所請禮部給

驛着沿途軍衛有司護送到家畢即便馳驛來京供職以副眷懷該衙門知道

第十二疏

臣近因衰病乞休仰蒙
恩許諭留七八又因陳乞祭掃復蒙 賜勑給傳 恩禮至此感戴莫盡抵家之後即欲畢事還京適遇天時水旱相仍盜賊侵掠邊境城門白日關閉不敢輕爲出入又兼臣舊患頭暈目昏及肺濕等疾沿途既爲暑氣所

襲渡河又爲風濤所恐前病倏然舉發臥床三月有餘延至十月十七日纔得畢事方謀就道病勢轉加念臣韋布寒微蓬麻踈賤以乖繆蠢拙之資遭多病嬰纏之厄欲進則無補於政治欲退則有負於 作養以是展轉下懷久而不能自決然又竊伏自念進退無補一身維均有負 恩之罪知分而退爲罪亦少有輕重之別此臣不敢以榮貴自愛而輒敢以休退自陳伏望

皇上垂天地之恩惜螻蟻之賤 宥臣干冒放臣休致俾

山林之下得以苟容踈拙藥餌之餘得以少延性命則

臣舉家老稚仰戴

天恩誠有死生而不敢忘者矣奏

聖上昔御歷事累朝侍朕講讀學行聞望輿論所推簡登內

閣方切倚毗比者累以疾辭勉留數次乃者告歸省

墓乃以前疾復求休致情辭懇切勉從所請寫勑諭意

着有司月給食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應用還錄子一

人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謝恩疏

嘉靖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欽蒙

皇上遣行人郭希愈齎敕一道并羊酒至臣家存問望

闕謝 恩祗領外竊惟臣本凡愚繆承 簡擢之學術以

爲正己之資鮮才藝以[illegible][illegible]世之具不敢忝竊甘於退

藏乞身之請前後十有三章勉留之眷終始萬無一補

志堅遯野幸覩維新既不力耕以益公廩之歲租復無

身教以裨鄉井之風化殘經傳業白首荒林是臣進無

功退無功而負　國家之恩者如此臣自六旬謝事爻今十有二年荷　賜粉藤學之恩有人夫月米之給華適麋鹿之野性苟延犬馬之餘齡茲蒙皇上垂念帷幄之臣特舉存問之典　寵章奎煥天語春溫皇華下賁於丘樊　珍錫遠頒於天府　商廷御醴　廚牧上牽拜嘉奚啻於百朋瞻　顏不違於咫尺荷人臣不貲之　寵會愚老垂盡之年是臣進亦榮退亦榮而叨　國家之恩者如此然

皇上不鄙臣爲棄物而臣不能報之以赤心則生同土木之偶人而死有泉壤之愧况常叨從輔臣之後嘗敢輒忘陳善之恭僭妄之言冒昧瀆死伏望

緝熙聖學涵養聖心念日監之在玆奉祖訓於維謹進忠賢以維太平之會是抑邪諂以杜叵測之深姦罔以逸遊而易初心罔以小康而忽長治罔以一事之快或貽累於政幾罔以九重之安或忘情於民瘼崇宏綱昭典月盛日新迓天休於億年貞神器如九鼎是臣

進所願退所願生死皆所願而仰報 國家之恩者如此臣上干 斧鉞無望生全爲此具本差家人劉經齎奏以 聞奉

聖旨卿輔佐 先朝志存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特先存問覽奏具見忠愛至意宜善自順養以副眷懷還蔭子一人做中書舍人

辭免恩蔭疏

嘉靖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欽蒙

皇上遣官至臣家存問臣具本陳 謝去後至本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該吏部咨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還蔭子一人做中書舍人欽此欽遵望 闕謝
恩外竊思臣歷官三十餘年未有分寸補報正德五年九
月間擢入閣初九日到任管事至十月初一日舊疾舉
發陳請告休自是累有章疏常以卧病在告至次年三
月間回籍掃祭因病再申前請幸蒙 俞旨放歸既已
賜勑蔭子復有食米人夫項者

皇上頒示新恩節加優重蓋臣入閣雖稱半載涖事僅及二旬以凡才而獲始終之保全以淺資而荷積功之懋賞濫榮奕世竊寵累朝恩與禮惟均愧與罪實等在今日負顏甲顏靦之愧在他日受穢史汙簡之譏況薄功厚享乃腊毒而自啖悖道害公有兒責與人非又況臣止有一子已叨廕恩今止一孫未毀童齒且其愚弱曾堪膺承伏望

皇上俯諒愚情收回新命俾寒門薄族無干名教以辭

於消釁黃口白丁無越理法以玷於名器臣妄心戰股
正首丘原尚當竭百世犬馬之勞必以仰今日蜂蠻之
義此臣之心也臣之幸也亦臣之分願而不敢凌逾以
過望者也爲此具本令義孫劉經齎奏以　聞奉
聖旨卿累朝耆德譽望素隆贊理政機忠勤自亮雅志高
尚早乞休閒新政之初方將召用特加恩賚用示眷念
至懷成命也下所辭不允

謝恩陳言疏

嘉靖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節

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臣朝廷已屢著有勑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

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　存問臣　扶病望

闕謝　恩訖竊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登閣則騈聯孤鶚之銜出綸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

光被於綠葭露湑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

幸乃並收寵並乾旋老當也請將危將殆且悲且歎於

枕授意令子代書効哀鳴之忱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床頭竊史䲭諫餘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 正身然 君身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國之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良謨 中興聖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

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大廉靜光明其學貫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天度之權衡與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姦惡嫉賢妬能納賂招權口蜜腹劍結與援以固寵榮謟言路以規財勢鮮廉寡耻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姦逆援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

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傳楊而九齡輩驚心於挾兎張說溺於皷鑄而懷愼輩貧死於荼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也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爲第一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　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敝精神無耆飲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爲言路之排忌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

陰爲邪佞以延譽無納讒口以防深厚之詐欺情實資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材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驕闘之勇靡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饕食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於意外內修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嘗藉以爲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眞德秀大學衍義之編竊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帝所爲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況隋

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
愠續叨 内閣不與政幾同官悉三壽之良獨臣之一
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竊當徐
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隨時早御 文華
殿召輔臣發授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題寫
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節於名
官銜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眞不隨毁譽之討又時
於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 宣撫巡藩臬來 朝

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賢否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賢

民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行者　聖問一如轄

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

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

拔更量材器各委責成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

勵展才稱其官勝其事擇才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

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

請聞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此臣 肉食四十餘年叨閱
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往生之衍復蟣蝨已弔
於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
言在悖存室秘藏不能發帝王心印之寶雖舊鑿
亦有愧伏翁口授之添文執黃卷以窮年未得於片言
隻字存白頭之故習何有於 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
哀矜曲加采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為此具本
令義孫劉稼齎奏以 聞臣干冒 威嚴不勝隕越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

少傅野亭劉公遺稿卷之二終